

In contrast to the Iranian—Tibetan geographic tradition, the Indian—Tibetan was concerned with cosmologic problems. A published map (Fig. 5) displays a rather clearly defined system of concepts ab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earth. The earth's land area is depicted in the form of a quadrangle of mountain ranges surrounding Meru,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the road to heaven (in Hindu mythology, a fabulous mountain forming the dwelling place of the gods). Despite this symbolism, one recognizes easily the mountain system of southern Tibet, i. e., the valley of the Tsangpo (Brahmaputra), bounded on the south by the Himalayas, on the north by the Trans-Himalayas, on the west by the Karakorum, and on the east by the mountains of the Kham country, through which the Brahmaputra has carved a gorge. We thus find here the naive desire, inherent in many peoples, to put their country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On the map the mountain Meru, surrounded by water of immeasurable depth, rises into the region of the gods. This mountain cannot, of course, be considered real. It is a cosm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union of our world with the other world. We can therefore ignore this mystic detail, especially because it does not affect 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al portion of the map representing the earth's surface. On this map the earth's surface takes the

第十四辑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西藏人民出版社

为了证明自己的法力是如何的强大,天气咒师请人带来一个筛子,一边念诵咒语,一边往筛子里倒水,没有一滴水从筛子网眼中漏下来,只有在咒师停止念诵咒语之后,水才一下子从筛眼中漏出。居住在乡村的天气咒师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农田免受雹灾,在天旱时带来雨水。作为这项工作的报酬,他们会得到一部分收成。但是,假如尽管他们作了努力,庄稼还是毁于雹灾的话,他们也可能受到惩罚,甚至要全力赔偿损失。人们偶然也要求他们让老天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不要下雨,以便人们在好天气的时候盖新房或者举行宗教舞蹈仪式。西藏的天气咒师使用最重要的法器是雷石(阴石)、法铃、鞭、人胫骨做的法号(据说这种法号的声音可以吓退所有试图阻挠降雨的妖魔)、鼓。依靠鼓的帮助,有经验的天气咒师可以判定天气变化;如果鼓声低沉或“不祥”,那么坏天气即将出现;如果鼓声高昂而欢快,那么就预示着不会有雹雨的威胁。要判定一块积雨云是否会带来冰雹,咒师要把水装进一个通常用五种贵重金属做成的平底容器,然后观察盆内水中反射的天空云彩。根据一些特定的征兆——这些征兆是他经验得出的个人秘密——来判断云彩是否带冰雹。假如有下冰雹的征兆,咒师要立即开始进行相应的祛灾除形式。此外,还有其它很多显示给有经验天气咒师的有关天气变化的征兆。不言的征兆指示,例如,云彩从北方飘向南方;或者从西方飘向东方;大块云彩逐渐碎成小块;或者如果落日将晚霞染成黄色或红色等,都是不可能盼望即刻降雨的征兆。从云彩的开头形状和色彩及其移动的方位,天气咒师可以推判出要想求得下雨,应该去祈请哪一类神怪。例如,如果从东方飘来一块呈佛塔状的云彩,那么就必须要拜王系魔;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十四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编委成员

陈庆英 耿昇 向红笏 褚俊杰 冯良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十四辑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藏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625 字数:320千

1998年12月第一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1—2,500册

ISBN7-223-01111-4
Z·71 定价:16.80元

数字图书馆
PDG

目 录

沃摩隆仁——本教的发源圣地	
..... 丹马丁 著 陈立健 译(1)	
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上)	
..... [日]藤枝晃 著 金伟 张虎生 李波 译(38)	
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下)	
..... [日]藤枝晃 著 金伟 张虎生 李波 译(100)	
古龟兹国洞窟壁文与香巴拉国佛教	
..... [日]寺本婉雅 著 金伟 张虎生 吴彦 译(173)	
维吾尔族政治家桑哥和喇嘛僧杨琏真伽	
..... [日]野上俊静 著	
金伟 张虎生 吴彦 译(190)	
大司徒绛曲坚赞(1302—1364?)的生平和政治活动	
..... [美]伦纳德·W·J·范·德尔·凯普 著	
陈庆英 译(210)	

- 拉达克地区的土地税、劳务和家庭组织
 尼奇·格蕾斯特 著 张虎生 译(278)
- 拉达克喇嘛教的礼仪
 [日]北村太道 著 金伟 张虎生 吴彦 译(299)
- 拶也阿难捺:十二世纪唐古忒的喀什米尔国师
 [美]范德康 著 陈小强 乔天碧 译(341)
- 藏传佛教宁玛派的造像艺术
 玛瑞连·莱依 罗伯特·瑟曼 著
 陈庆英 译(352)
- 藏文书籍封面装饰起源的几点注释
 [奥地利]金伯格·色尔达 著 谢继胜 译(400)
- 喜马拉雅邦的印藏袖珍画
 [奥地利]金伯格·色尔达 著 谢继胜 译(411)
- 西藏的宗教及其他信仰
 埃莱娜·罗宾逊 著 刘源 陈立建 译(425)
- 藏族表演艺术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柯林·马克瑞斯 著 陈立建 译(445)

沃摩隆仁——本教的发源圣地

丹·马丁 著 陈立健 译

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那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时期，人们始终在积极探讨最贴近他们生活环境的那些事物的各种知识的来源。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纯洁而神圣的事物。因此，在同样的探讨热情的持续影响下，无可置疑，不同的方法逐渐确立在一种宗教文化融合体之中，探讨的方法和见解的区别，伴随着规范化进程的增长而形成被人们接受的一种权威力量，或多或少地为已固定的学派提供了论据。不仅是为了争论的各种方法和见解的“区别”（也就是探讨中各自所必须具备的独立性），而且同样地，各个学派一再强调以此作为各自的重要理论基础或是权威性的证明。

沃摩隆仁('OL -mo -lung -ring)，作为本教的发源地，当然具备这样一种条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人们不仅承认本教(bon)和佛教(chos 在这篇文章中所指的就是传入藏地的佛教，译者注)有对立性的西藏宗教经院来维护他们各自

的文化特色,而且继续允许我们的“高度现代文明”来“强化”它们的区别(就像树根不断地给树木提供养分那样)。要区别这种观点我们就概念化地将本教和佛教看作二个完全独立的“树木”,并可以用不同的叙事体形式把两种没有关联的宗教世系描述下来。当他们处在相似和平行的位置时,我们极有可能凭依的是最为著名的佛教的地位。经过7个多世纪的宗派之争,人们把(本教与佛教的)这些相近之处归咎于本教对佛教经文的“借取”或“剽窃”。^①

当我们想了解所知事物的浮沉盛衰史的知识时(西藏人称为 Shes - bya)——要符合事实的,而非偏激或自圆其说——会发现对沃摩隆仁的“文明现象”作出的解释仍过于肤浅,因而我们当前研究仍然维持在一些特定的方面。如果我们一定要做更大范围的研究,那只是尝试性的,并且常常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有时我们认为某种说法是很有可能,然而随着这一领域的研究日渐清晰明朗,我们研究的“兴趣”就会减弱(在此之前兴趣是相当浓厚的)。我们的设想常跨越西藏的历史范围(有时甚至是涵盖整个世界的),这对西藏人的过去和现在都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研究的结构问题是此文的基本主题,这是确信无疑的,但假定主题本身与实际情况有依附关系的事实(有时甚至会相反的),为得出的结论提供非常不确定的条件。“沃摩隆仁”的思想在本教的教义中是有变动性的。在本教的整个历史中,随着作者观点的不同而教义常发生变化。即使不可能探索全部教义的各个分支,我们也可以通过沃摩隆仁这个地名的意义发现本教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所凭依的其他知识和信仰形成结构及其来龙去脉。这就意味着在历史地理的有限范围

之内,我们必须在个别的而非群体的地理意识范围内寻找沃摩隆仁。虽然如此,在某种“普遍知识”的群体周围仍存在着某种很有价值的观点。更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开始在有关本教地理文献中看到沃摩隆仁为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地球中心。有人提出沃摩隆仁和岗底斯山(Mt. Ti-Se 在西藏西部)有一种双重中心体系的观点已被予以重视,并认为两者在各自体系形成过程中逐渐成为了其中心。^②还存在另一个地理体系的设计,即认为世界在历史上由 18 个国家(或地域)组成,而西藏本身就是广阔无垠的南赡部洲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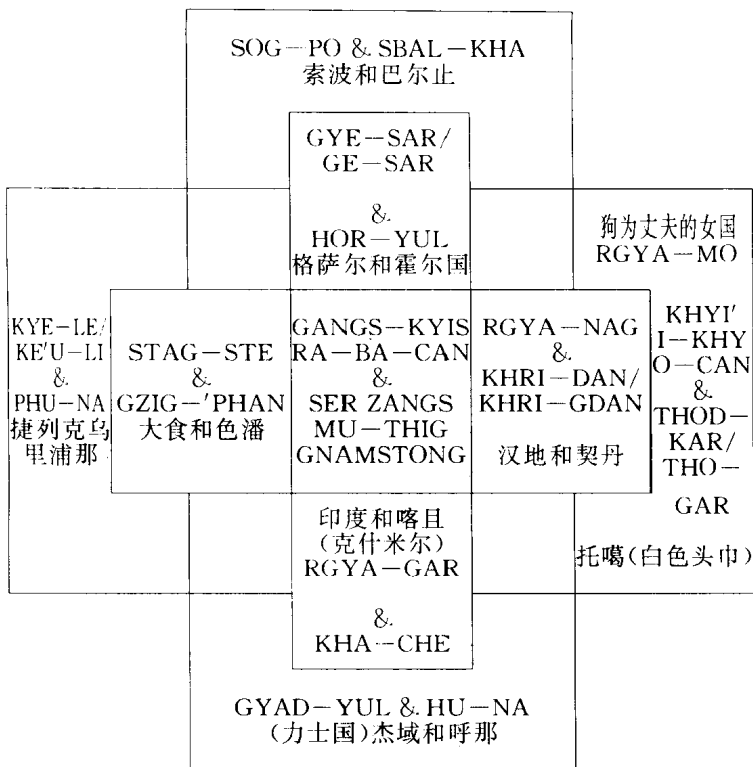
最近令人极感兴趣的本教的起源问题出现在斯奈尔格洛夫(Snellgrove)的书中(1987 I 388ff),我们又非常惊奇地发现了一些有关“Ta-zig”(大食?)的资料(如 Stag-gzig,斯奈尔格洛夫认为在波斯语中是一个含意模糊的词,^③而没有把它与“沃摩隆仁”联系起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本教的地理体系,它的形成明显地不晚于十二世纪中叶。这份早期文献又把 Stag-gizg 分割为两部分而使我们产生疑惑,或许那个较早的才最有可能是十一世纪的材料。《经部集要》(mdo-vdus)中没有提到 Stag-gzig,相反,它相当细致地描写了沃摩隆仁(本文有时称之为沃摩林 vol-movi-gling 或沃摩隆 vol-mo-lung)。

作为一个起点,我们将结论建立在对这两个地区最新的历史性调查的基础之上,在本教的历史著作(见马丁的书,1994 年)中列出他们最频繁的遭遇。这里不必重新列出所有的证据,只需重复结论即可,用它们作为基础来解决沃摩隆仁'中的位置和认定的难题。

所列两个国家表的第一个,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

Kamboja 表(自 kamboja 作为第一个国家名称出现后统一了所有不同的表格中的称谓)。九个较小国家(yul phran)的名单(或《什巴经》中称为 16 个)起源于 48 个联盟部落表,在《如来所说密意经》中可以发现此表,它们在三世纪末被译成汉文,八世纪到九世纪初被译成了藏文。本教的表中,有一个我们知道的例子,《什巴经》中它省略了除一个可以认定的地名(在 kamboja 表里的)外的所有地名,而代之以奇怪而又不符合实际的一系列国名(与一些发现的古代文书相对照),如无鼻宽脸(Sna-med-ngo-leb)、裸头无发(Gcer-bu-spu-med)、胸部有眼(Brang-mig-can)和大耳包身(Rna-bo-che-lus-'gebs)国。kamboja 表,不论何意,它都在过去代表过本波教的国家,总之是“小国”的表,与当前所讨论的问题没有多少联系。

第二个表是位于南赡部洲的 18 个伟大的国家^⑤(yul-chen bco-brgyad),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它不仅提供了基本的细节,还按图解所示地理中的国家都围绕着西藏,它形成在几乎每一部本教历史典籍中(或多或少有所修改,在一些佛教典籍也是如此),都能找到此地理通道的核心。以下的例子我们已转化为地图形式,它有助于对文中内容的理解(所要注意的是:注明最外部每一边的国家,它们位于中间水平位置的两个国家的边缘,例如,索波 Sog-po 和巴尔卡 Sbel-kha 位于格萨尔 Ge-sar 的边缘)。表格资料源于《林扎巴书》(Gling-grags),为十二世纪晚期的本教历史著作。^⑥(图中表的上端为北)。



我们可以插入地名(根据我们当前对相对原始资料的理解,没必要依从特定时期的那些本教读者),头脑中禁不住产生了这个体系源于西藏的“前蒙古”时期的想法,如下:

(Bactria)。我们也注意到与“九个伟大国家”非常相似的体系的存在,同时也出现在《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 tshang 1434 年成书)和德钦·楚臣仁钦编写的《德格版丹珠尔导读》(1974, I 15)之中,它们都源自较早的一部由觉丹热智所写的《释迦牟尼佛本生》的书中(现在已无此书,但在十三世纪下半叶影响很大)。还有另外一些关于 18 个伟大国家的描述,它们被佛教作者们所了解。

经过缩写的经文(《经部集要》或全称为《经部集要——遍知一切珍贵经咒之基本》)^⑥,教主辛绕最短的一套包括三部分的重要资料,它们于十世纪末或十一世纪初被出土^⑦。经文告知我们:辛绕米波且(本教祖师)住在一个“纯净的地方”(福德完满的地方),是色究竟天('Og - men 亦作'Og - min)的最高山脉(须弥山 Ri - rab)的山峰九道铁围山(九层雍仲)之上。文中第二章(PP. 9—17)是在“外部器世界”(Phyi snod),指包括“内部情世界”(nang bcud)在内的整个环境界。我们在此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赡部洲的地理通道。

特殊的是,在赡部洲的中央,岗钦(大雪山),即岗底斯山被称作九迭雍仲,它有 500 由旬^⑧宽。此山和持香山(Spos - ri - ngad - Idan)之间有一个 50 由旬宽的无热恼池(Ma - dros - pa)。在其四面的四个池分别为:绿松石池(Ma - pam - mo - bya)、金池 Langad、银池 Gung - chung、铁池 Zom - shang。那儿有瀑布落下的水潭,四条小溪从四只动物嘴中流出。恒河(Gang - ka)源于东边大象之嘴,信度河(Sin - 'du 即印度河)源于南部“兽王”(一说公牛)(khyu - mchog)之口,缚刍河(Pag - shu)源于西方马口,徙多河(Si - ta)从北部孔雀的口中落下。这四条至高无上的河每条都汇集 500 条支流,分四个

方向流入大海。而落有瀑布的池塘和四周的树林被称为伊罗婆那象王(Sa-la-rab-brtan)。^⑪

在它的西北面是水晶国(辛氏之国)沃摩林。面积达数千由旬之广^⑫。它被缚刍河和徙多河之水所分割,周围被九黑山所阻。

在其西面为穆氏之国(Dmu)^⑬、东面为汉地(Rgya)、南部是门氏之国(Mon)、东南是姜氏之国('Jang)、北面是李域(Li,于阗)、巴尔氏之国(Bal)和冲木(Phrom)国、东北为霍尔 Hor 和雪域的西藏(Gang[s]-can Bod)。

那儿人种共分 360 种,有 16 个大国和数以千计的小国,它们组成了赡部州。^⑭

关于这一相对较早些的地理通道的有趣一点是组成赡部洲的不同类型的国家体系。十六个大国屡次被提及但没列出表来,在佛教的著作中,将它们确定为印度佛教思想的“16 个伟大的国家”(大的地域 Mahājanapādas)。在这里,就像所提供的地理体系一样,将《经部集要》与后来的本教资料分开了。在《经部集要》中对于国家的争论可概括为以下的体系:

GSHEN—YUL 'OL—MO—GLING (Width of 4, 000 dpag—tshad. Cut by Pag — shu and Si — ti Rivers. Cut by Nine Dark Mountain[ranges].) 沃摩林(有 4000 由 旬宽,被缚当河与徙 多河所分割,在九黑 山系阻隔处。	LI, BAL,& PHROM 李域、巴尔氏之国 和冲木国	HOR & GANGS — CAN BOD (Tibet) 霍尔国和雪域(西 藏)
DMU 穆氏之国	GANGS — CAN TI—TSE (= G. yung — drung —dgu —brt— segs Ri) 岗底斯山(等于雍 促九迭山)	RGYA (China) 汉地(中国)
...	MON 门氏之国	'JANG (Nan—chao) 姜氏之国(南朝)

还有一点有趣的是河流体系,它们从位于中心的岗底斯山流出,而这座西藏西部著名山脉其名称今天看来是确信无疑的。此体系在许多西藏典籍中都有记载,内容繁多,甚至有相互矛盾的,这些典籍资料很多使我们产生迷惑。《经部集要》的译本出现得较早,它或许更具权威性。^⑮

N 悉多河 SI-TA Peacock 孔雀		
W 缚乌河 PAG-SHU horse 马		恒河 E GANG-KA elephant 大象
印度河 SIN-'DU khyu-mchog (bull) 公牛 S		

然而,对河流的安排在《经部集要》(P:207 页)中有些相矛盾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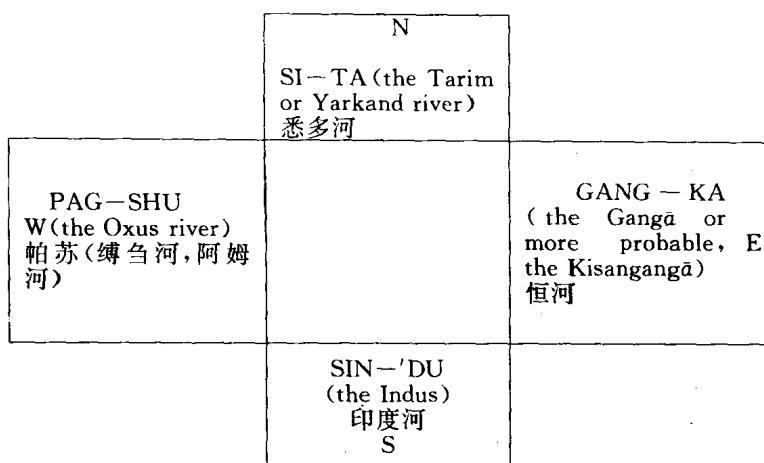
N DPAG-SHU- RTSANG-PO 巴宿藏布		
W GYIM-SHANG- PHYI-NANG 内外金囊		NA-RA-'DZA-RA E 那热扎热
SI-TI-SI-DHU S 悉底悉都		

为了避开在介绍各种体系时将陷于繁杂的解释之中,我们依靠对最早的一些文献的整理,从我们理解的地理知识的角度进行阐述。

1、如果我们依据 18 个伟大国家的体系,推断沃摩隆仁与 Stag-gzig 有一致之处^⑥,后来的许多资料也这样认为。Stag-gzig 在西藏以西,被吉尔吉特(勃律)和雅瓦那(巴克特里亚)较小地区所划界。这就是指从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扩展到 Takhar 地区(等于西藏的 Tho-gar,不能与中国边界的 Thoddkar 相混淆(原文如此,二地应同属中国),虽然他们可能同源,但在事实上本教文献明显将两者混为一谈)。Takhar 在阿富汗斯坦的东北部,可能还包括较南面的一些地区。

2、如果我们依照《经部集要》所示,沃摩隆仁位于西藏西北部(岗底斯山的地方),甚至在一个被称作穆氏之国(Dmu,波斯?)的神秘国家的北部,它被九黑山和缚刍河(Oxus,希腊语,今名阿姆河,汉籍中为妫水或乌浒水——译者注)与徙多河所分割,我们认为这两条河就是缚刍河(梵名 Vaksu)和徙多河(在塔里木盆地)。⑦这里我们好像将缚刍河和徙多河包括在这一地区内,因而地域延伸从阿富汗斯坦东北部一直扩展到巴达克山(Badakhshan),环绕着帕米尔(左边或者是右边),涉及到但不包括塔里木盆地(其似乎应包括在李域、巴尔氏之国和冲木国的体系之中)。由此,对比 18 个伟大国家的图,我们在北方和东北方都似乎划得太远了。

3、如果我们依此来确定各条河流,证据仍然不够充分,还有诸多矛盾抵触的地方。下面这个表是依据从《经部集要》的第一个译本。



这个设想中包括了非常大的地理范围: 巴尔蒂斯坦 (Baltistan 现属巴基斯坦境内)、吉尔吉特、克什米尔北部、现今巴基斯坦北部 (斯瓦特 [Swat]、Chitral 等地), 或许还包括巴达克山。如果 Gang-ka 是指 Grangā (恒河) 的话, 这一区域又将扩展到印度北方邦的乌塔尔——普罗底斯 (Uttar Pradesh) 的山地一带。

我们发现 18 个伟大国家在绝大多数典籍中都有很耐人寻味的九黑山的记载, 在本教的《阿毗达磨集论》文集中提及, 同样在《卓浦》和它的集注中也有。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这一非常复杂的地理问题, 只想谈谈此问题中其它一些方面。在此必须指出的是, 这些山或山系被称做黑山是因为它们山脉颜色深暗 (可推测那儿没有永久性的冰川存在)。它们被由北向南列出, 从瞻部洲的“最外边的湖”开始, 那儿没有人居住, 估计接近北极圈附近, 然后按顺序结束于最南端的岗底斯山 (虽然岗底斯山本身被排除在这一山系之外)。大多数